

壽樂法師談越南佛教

訪問・整理 / 呂凱文

問：法師您是在越南共產黨政府對外開放後，第一批海外留學僧人之一，這讓身處台灣佛教的我們感到好奇與陌生，可否請法師先談談您在越南學佛出家的因緣。

答：我出生於越南北部的寧平省，在家中五個兄姊妹裡排行最小，父母是護持三寶的虔誠佛教徒。由於俗家距離寺院很近，父母往往在白天的工作結束後，晚上會到寺院服務或誦經修行。從小我爸爸就很疼我，每天他到寺院去的時候，我都會跟著他，差不多七、八歲的時候，他就開始教我一些簡單的佛教儀式，而我自小也跟著父母吃素。在七歲時，感覺到寺院裡很清淨，師父也很疼我。我八歲時想出家，在父母與兄姊的歡喜祝福下，就住進寺院來，全家都法喜充滿。

後來我問我爸爸為什麼會對我這麼好，常帶我到寺院去。他說他會看紫微斗數，知道往昔我是位老和尚，這輩子藉著家門投胎，終究還是會出家當和尚。所以他特別對我好，視出家前的我如同法師一樣，直到我發心出家。

問：可否略談越南佛教史的發展源流與現況。

答：越南位於中國的南方，佛教傳入越南有兩條途徑，早期靠海路的商人傳入印度的佛教，隨後中國佛教亦由陸路傳入。越南佛教並非全是大乘佛教，亦非全是南傳佛教，主要有三個流派在越南。一是從中國傳來北傳佛教，二是從印度、高棉、寮國或泰國傳來的南傳佛教，不過南傳佛教比例不多，大都限於南部；另外，越南近兩百年內形成的本土佛教宗派——「乞士派」，可說是越南佛教的本土特色，其流傳範圍亦有向國外發展的趨勢。大致而言，目前在整體越南佛教信仰裡，北傳佛教約有百分之七十的比重，南傳佛教約百分之二十，乞士派與其它約百分之十。

問：您出家的年代，越南已是共產主義國家，那時的越南佛教有何變化，其情況如何呢？

答：那時的佛教在越南南部雖然被吳廷琰政府抑制排斥，還能勇猛地繼續發展下去。可是在越南北部，因為國家有困難，所以一般宗教不論是佛教、天主教都難以得到發展，因此出家師父們很少。

問：師父您出家後所受的教育及學習過程如何呢？

答：我還是在一般的國中、高中受教育。一邊在外面跟著學校老師唸書，一邊在寺院裡跟著師父修習佛法。大學則是就讀於南越的佛教大學。

問：請談談越南的佛教大學，越南從何時開始進行佛教的高等、中等學校教育。

答：越南佛教大學的成立是肇始於 1981 年越南佛教會統一後，當時的越南政府應允首任越南佛教法王（編者按：壽樂師的師父）建議，在北越的河內、中越的順化與南越的胡志明市各興建一所佛教大學，並且每一省有一所佛教高中。

問：大學是讀那個科系呢？

答：（笑）就是讀佛教大學，大學裡不分科系。在越南佛教統一後，我原本應該讀第一屆，但是當時年紀還小，寺院又乏人管理，所以我沒有去讀。然而第二屆時，北越的佛教大學沒招生，只有南越的佛教大學招生。所以我讀大學時有個特別的狀況，就是整個越南的學生，不論是北越、中越和南越通通都集中到南越的佛教大學來。一共是一〇八位師父，同班同學遍布全國各省，在大學四年的相處裡彼此都認識，這對於往後大家在法益的提攜上有很大的幫助，共同讓越南發展成爲一個佛教國家。

在越南四十幾個省裡，佛教流傳的省份目前只有二十省左右，像越南北部也只有九省是屬於佛教。至於高原或偏僻的地方佛教尚未普及，加上連年戰亂僧才散佚，目前佛教僧界存在著斷層，人才亦相當缺乏，所以佛法無法到達其它的省份，不過將來我們會將佛法傳遍越南全國。

問：戰亂頻起下的越南佛教已是元氣大傷，對於如何重振越南佛教與彌補僧界斷層的課題，師父是否想過僧才培育的計劃呢？

答：經律嘗言：出家師父是人天的模範。出家之初，想到自己沒有高深的學問，將

來怎能作人天楷模，引領大眾。所以就想要多方學習，可是那時缺乏良好的學習環境，自己又不太懂修行，豈能作人天的模範。

所以那時我就想，以後當住持或是有能力地位的時候，若我能做到的話，我一定要培養人才。有人才才能夠影響與利益眾生，為人民和社會帶來佛法。當時我就有這種想法。

由於戰亂的緣故，許多優秀僧人流亡異國避難，留在國內的卻又散佚無跡，在國難當頭的這段時間無法養成僧才，加上現今住世的長老很少，所以目前越南佛教界存在著斷層，未來只有我們這一代繼續接棒。戰爭對佛教雖然帶來嚴重打擊，可是隨著越南僧人的流亡，卻也把佛教帶到西方國家去，這算來倒是有緣眾生的大幸。

問：將來您會如何培養弟子就學呢？

答：未來我培養僧才的方式是讓他們一邊讀佛教學校，一邊讀一般學校。高中的時候讀兩間學校，同時讀一般高中和佛教高中；大學也讀兩間學校，同時讀一般大學和佛教大學。不論他們專修佛學或選讀文史哲的任一科目，只要是有能力繼續出國深造的僧才，也要求加修未來留學時該國的語言課程，然而這一切還是要視自己與他們的能力而定。

問：將來回越南後，有任何辦學的計劃嗎？

答：在越南是不能獨自蓋佛學院，要「佛教會」批准才可以。可是，我跟「佛教會」配合得很好，現在我回越南去也常常和中央佛教會談到越南佛教未來的發展。目前佛教在越南也日益發展起來，對於將來怎麼蓋佛學院，我都有給他們一些建議，並且正在申請蓋佛學院。

像台灣的廣心法師近年來給與越南佛教許多經濟方面的資助，他見到越南佛教時的第一個感動，是見到越南佛教各宗派的統一，力量很大，也看到很多年青人和小朋友年紀輕輕就出家。所以他說，越南若有錢、有經濟能力與有能人領導，則越南佛教將會快速發展。現在他涓涓滴滴募捐的所得，已在南越蓋成兩座佛學院，目前他也在北越尋找蓋佛學院的土地，一旦地點確定就會協助蓋佛學院。

在寧平省這裡，我也建議開辦一所佛教高中，但是寧平省很窮沒有錢，人才又

不多，所以實在不敢奢望。如果國外資金能夠贊助，當然就能更快蓋好。

問：法師來台灣留學已經四年，您所觀察到的台灣佛教有何特色呢？

答：我未到台灣前就聽說佛教在台灣蓬勃發展，來台後更覺得台灣佛教不但是蓬勃發展，而且仍保留其本質。像我的同學從日本來到台灣，他和我有同樣的感覺，亦即台灣雖然經濟發展，可是佛教的本質，亦即那種「心」並沒有退化。日本雖然學術研究的程度很高，可是人「心」的本質慢慢退化，不像台灣的人民這麼純樸、虔誠。越南佛教若要在學術研究或文化方面趕上台灣的佛教現況，至少也要二十年後。目前越南人民很窮，佛教本身也沒有什麼經濟來源，所以要發展也很困難。

台灣佛教的宗派力量很大，像佛光山的星雲、法鼓山的聖嚴、慈濟的證嚴等法師都擁有極大的社會資源辦文化事業，這是越南佛教目前所不能及的。像印順導師孤身一人卻能著作等身，這種學術成就在越南佛教界也望塵莫及。

問：在法師觀察下的台灣佛教與越南佛教各有何優缺點呢？

答：剛來的時候我沒有發現到，現在才慢慢發現台灣佛教宗派的團結性沒有越南佛教來的強。雖然各個宗派（例如佛光山、慈濟會等）本身的力量很大，可是偶爾會彼此排斥，我認為若能和合起來，團結的力量相當可觀。不過，台灣佛教的這種現象跟環境背景有關，這裡的民主政府在制度方面相當自由，台灣佛教也隨之相當自由。雖然台灣的中國佛教會有淨心長老努力籌劃，但是目前尚不具備足夠統轄佛光山、慈濟會等大宗派的力量，也因此台灣佛教呈現出多元發展的豐富景觀。

反觀越南佛教的團結性也有其政治社會的環境背景，因為一千多年的古代越南歷史擺脫不開中國的統治，近代卻又久經戰亂，頻受法國、日本和美國的殖民與侵擾。面對外侮時，越南人民都希望國家能獨立，有著和平的一天，當然人民的團結性隨之增高。另外，越南佛教統一集中為中央佛教會管理，所以中央佛教會的權力相當大，中央佛教會管理省佛教會，省佛教會管理縣佛教會，一層一層往下推，換言之，地方僧團必須完全聽命於中央佛教會的安排。從這點來看，越南佛教只要方向給它走，有優秀的僧才在高層領導計劃，越南佛教的力量會茁壯。

問：身為越南佛教的一份子，法師您對於越南佛教的未來發展有著怎樣的期許與希望呢？談談越南佛教未來該怎麼走。

答：我的想法跟現在的「越南佛教會」一樣，要注重制度、注重培養人才。佛教傳入越南已近兩千年，目前國內具有宗教信仰者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是信仰佛教，十二、十三世紀的越南人民普遍認為佛教是「國道」，而天主教是最近兩百年才傳入。現今的越南政府已開放讓宗教自由發展，很多信徒也喜歡研究佛法，然而僧才不夠，缺乏弘法的人才。如果要佛教發展，則一定要培養人才，如果沒有僧才，則佛教沒辦法發展，所以教育方面非常重要。

我的師父往生前曾對我囑咐，作任何佛事都可以，可是對於教育一定要注重，自己也喜歡這樣做。從那時到現在，自己與弟子們的發展都朝著教育進行。自己作為越南佛教會團體內的一員，只要能夠做到的範圍，自己一定盡力去做。我都是往教育方面來培養人才，所以關於蓋佛學院或佛學院的教育制度等，我都會向佛教會提供意見。

問：作為一位留學異國的僧人，法師有何感言呢？

答：我希望台灣佛教能多多協助幫忙越南佛教，利益眾生。

以前在越南只有兩套大藏經，在河內有一套，另一套在胡志明市。河內那一套大藏經是一位居士到日本請經回國，那時候就像寶貝一樣，還為大藏經蓋了一座漂亮的城樓，所有北部的長老師父若想研究大藏經，只有到那位居士家裏去。最近越南政府開放宗教自由，我在台灣這裡曾向佛陀教育基金會聯絡，基金會的執事知道越南佛教的窘況後，慷慨地捐贈一百多套大藏經給越南，這對於越南佛教幫助很大，相當感謝。

現在越南佛教的目標，在教育方面，將於一、兩年在佛教大學成立研究所，目前越南教育部已同意，只要佛教的人才具足就可以進行，屆時可以培養優秀的弘法與研究人才。另外在經典翻譯方面，越南目前尚未擁有越南文字的大藏經，若要參考梵藏漢巴等語言並轉譯為越南文大藏經，這將是一段艱難的歷程，所以我們將來的責任與事業很大，而這也是我們來台灣留學學習漢文的原因。

